



《乡村里的中国》很“中国”

□ 王玲玲

《乡村里的中国》(以下简称《乡村》)这部反映淄博沂源乡村生活的电影纪录片,我看了十几遍。

谈到纪录片,近几年最火的莫过于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以下简称《舌尖》)。中国顶尖的电视拍摄团队呈现出的是不逊于优秀电影的拍摄手法和文学水准颇高的解说词。比如,摄像特技使发酵那么的充满诗意,寻常百姓家压面条的场面竟也是壮观无比……《舌尖》极具视觉冲击力,让我们不禁一次次垂涎三尺,更为中国拥有如此丰厚的饮食文化而骄傲。但我有一个基本的感觉:我们不可能天天享用《舌尖》里的美食,比如一个老伯炖的公鸡需要在坛子里闷上一老。抛开纯粹的艺术水准,两部《……的中国》,我认为以山东沂源县杓峪村为拍摄基地的《乡村》更为“中国”。因为总的来说,它既不悲情,也不温情。没有背景音乐,没有画外音,有的,只是真实——未经任何艺术加工的中国老百姓的喜怒哀乐。

当“品位”与“嘲弄”狭路相逢。《乡村》的第一条主线是村民杜深忠。他当过兵,去过鲁迅文学院,天天看《新闻联播》,在照进屋的光影上练书法并说是“最好的宣纸”,欠着债还花600多块钱去买琵琶,兴奋地说“终究抱得美人归”。但他的品位却屡屡遭到嘲弄。

妻子嘲弄他,而且嘲弄得他几乎体无完肤。他说,“想弄个琵琶玩玩儿”,她说,“你别心高妄想了,头顶火炭不觉热”;他说村里人卖古树就看一个“钱”字,她说,“有钱的王八做炕席,无钱的君子下流氓”;他很不熟练地拨弄琵琶,她说,“整天抱着一个琵琶穷酸”;他说弹琵琶是因为精神也需要补养,她说,“高雅的东西不当饭吃”;他骂她就是“庄户娘儿们的素质”,她说,“素质有啥用”;獾吃了他家的玉米,他说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她说,“农民怎么没有保护獾的呢”……大半辈子过去了,杜深忠对他的儿子说:“你妈妈到现在不知

道我是谁,这是我最大的痛苦。”

生活嘲弄他,活到快60岁了,依旧清贫。他心底的无奈终于迸发:“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可我对土地没有感情。咱这个土地不养人呀。”他“穷”得只剩下了乡村容不下的品位、高雅、追求……

一个真实的“村官”。粗鲁、霸道、贪婪……村干部的标签有很多。《乡村》的第二条主线是村支书张自恩,我不知该给他一个怎样的标签。但看罢《乡村》,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村官”。

为村里修路的事,村民竟敢对他拳脚相加,确实有点委屈;为招商引资,他满脸堆笑去“巴结”开发商,确实有点强人所难;调解村民之间的矛盾,他这家那家跑来跑去,尽可能让双方都满意,确实是操碎了心;谁家有困难,他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确实心有百姓。“干了一年(支书),就赚了一肚子酒呢。”说这话,确实有点……有点那个,但确实是大实话。“不干(支书),我也饿不死;干,我也发不了家。”这就是张自恩“工作心态”的真实表白。

谁都知道,中国社会治理的难点在农村。可有些“专家”“学者”的理论在千千万万个村庄转化为实践确实难上加难。我想,《乡村》里张自恩遇到的每一个问题,专家会解读得头头是道,但真正让专家去

处理,未必比这个沂蒙汉子干得好。不了解农村,就不知道农村的问题有多复杂。张自恩的难、苦、累、烦、怨、愁,正是目前中国乡村治理现实的折射。

无需心灵鸡汤。《乡村》的第三条主线是杜洪海和杜洪发兄弟二人。但第三条主线最出彩的人物不是杜洪发,而是村民眼中的“天不怕地不怕”——杜洪海的妻子张光爱。

当别人用灭草剂毒死了张光爱家的果树苗,即使是已经拨打了110,她依然不能放弃农民惯用的发泄方式:对着“疑似”肇事者破口大骂。对方也不示弱,双方最终还是动了手,张光爱的腰部留下了一块淤青。女人泼辣,男人彪悍,大打出手的镜头在影片中出现了若干次。可是,吵归吵,打归打,这些农民接下来该干啥干啥,情绪调整能力超级强大。比如,杜洪海夫妇并未因为“邻里大战”而影响享受生活的乐趣,大雪封山,他们竟找到6只“进套”的野兔子,直呼“今天可算来着了”。

其实,农民的很多行为,不能简单地从素质或者修养的角度来评价。就像杓峪的村民,今天是推推搡搡,明天见了面就和好如初;边干着农活儿边吵架,哪头儿都不耽误……拿得起放得下,吃得饱睡得着。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理解,“心灵”怎么还需要喝“鸡汤”呢?乡

村,没有作家想象得那么压抑。

几个看似不重要的镜头。镜头一:影片开始,在破旧不堪的茅草屋前,三个老太太有说有笑。那份惬意,是自然而然的。有时,物质并不是产生愉悦的基础。

镜头二、三:乡村的孩子们粘知了、夹蝼蛄,在山野里奔跑;冬日雪后,在坡上滑雪、嬉笑。大自然就是孩子们最好的课堂。

镜头四:儿子打工坠亡的老农,过年收到政府100元的慰问金时,对安慰他的村支书说:“放心,没事。”这四个字,他说得很坚定。我相信,这份坚定,农民是装不出来的。

影片的“遭遇”也很“中国”。《乡村》最终拿到了龙标,获十几项国内外大奖,豆瓣评分高达9.2分。可如此优秀的电影最终也只是在部分影院小规模放映,导演焦波老师的担心不是多余:假如票房惨烈,将是多么的尴尬。要不是官方的推动,《乡村》的网络点击率也不会达到几千万。

看罢《乡村里的中国》,我不再是一个“乡村沦陷派”。因为,不管城市化的浪潮如何汹涌,总有一部分隐忍、坚韧的农民既不离土,也不离乡。因为他们的坚守,乡愁,永远都在。

影视观察



软香酥，油旋张

□ 张富华

说起济南的小吃,肯定少不了油旋,最有名的非大观园附近的“油旋张”莫属。已故国学大师季美林先生最爱他家的油旋,并为其题字“软香酥,油旋张”。自此之后,“油旋张”的名气越来越大。据称一年能卖出去60多万个油旋。油旋也是来济南旅游的游客必吃的一种特色小吃。到了济南,便不禁踏上寻访这家老店的行程。

大观园附近的经四路上,一树的槐花。路边槐树底下,马路牙子上,几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正呼扇着大蒲扇乘凉,老城的滋味就这样简单明了地呈现在眼前。我想这个年纪的人应该都知道“油旋张”吧!上前一问,果然对路,经四纬三路口,“油旋张”就这么顺利地找到了。

要不是门前“软香酥,油旋张”的牌匾上赫然签着季美林先生的名字,我险些就错过了。这家店可真是够简单的,就是一个单间的小平房,大小也不过几平米。进门之后,正面对着一个小隔间,隔间门框上面,又是一幅季老先生的题字,里面一位大师傅背对着顾客,光着膀子,守个大炉子烤饼。浓浓的饼香应该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外面这间屋子满满地堆满了家伙伙

儿,门右手靠隔间一袋袋的面粉快堆到了屋顶,面粉下面支起一张大面板,一个扎小辮儿的小姑娘正在做饼,旁边是一位大妈正对着一个大陶盆弯腰和面。

门左手的墙上居中又是几幅题字,字写得很漂亮。题字下面的镜框里裱的是《齐鲁晚报》报道的纪念季老先生的特刊。店内整体装饰排列的没什么规则,显得随意自然,有种家常的味道。仔细一看,原来这间屋子是用大街上用过的家具宣传画裱糊起来的。这就像早些年家里面的墙,时间久了,弄脏了,逢年过节就会用报纸糊上一层。现在这样的做法可真是不多见了,更何况这还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小店。左墙下面安了一张吃饭的方桌,斑斑驳驳的,应该也有年岁了。想来店里三个人的一日三餐应该也是在这里解决的。这样的简朴让我想起了一辈子谦卑的季老先生,据说以前北大开学的时候,季老先生经常会被误认为校工,总有报到的学生叫住他帮着看行李,恐怕就是因为季老也是这样的简朴和家常吧!想想季老也算是“油旋张”的形象代言人了,只是没有一分报酬,就是喜欢。据说很多年来,季老每次回家或是有人要去北京,他总会找人捎一些油旋。时间

久了,老板就想让季老给题幅字,本来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过了一阵,季老还真给写了,就是门前挂的这幅“软香酥,油旋张”。这也成为一段被人称道的佳话。

做饼、烤饼、卖饼,都在这家小小的店面里。除了店主家三个人框里裱的是《齐鲁晚报》报道的纪念季老先生的特刊。店内整体装饰排列的没什么规则,显得随意自然,有种家常的味道。仔细一看,原来这间屋子是用大街上用过的家具宣传画裱糊起来的。这就像早些年家里面的墙,时间久了,弄脏了,逢年过节就会用报纸糊上一层。现在这样的做法可真是不多见了,更何况这还是一家颇有名气的小店。左墙下面安了一张吃饭的方桌,斑斑驳驳的,应该也有年岁了。想来店里三个人的一日三餐应该也是在这里解决的。这样的简朴让我想起了一辈子谦卑的季老先生,据说以前北大开学的时候,季老先生经常会被误认为校工,总有报到的学生叫住他帮着看行李,恐怕就是因为季老也是这样的简朴和家常吧!想想季老也算是“油旋张”的形象代言人了,只是没有一分报酬,就是喜欢。据说很多年来,季老每次回家或是有人要去北京,他总会找人捎一些油旋。时间

闲着无聊,就留意起做饼的手艺。只见小姑娘手里的面软得像要流淌出来一样,揪一小块儿,用手一抹就成了一条面片,抹上油和盐,一折,面片叠成两层,再在上面抹上葱花和油酥,一卷又成了一个面团,揪去上面不规则的地方,就是一个圆乎乎的小面团,这就好了。好奇怪,不是饼吗?忍不住跑到炉子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原以为是来,油旋上炉时就是这样一个小面团,先单面烤,然后大师傅会用手转着圈摁一会儿,随后便成了一张饼。这样烤一会儿,大师傅便把它拿起来,放进下面的烤箱。翻上大概有个四五次,焦黄焦黄的、香喷

喷的热油旋就出锅了。本以为这就完成了,没想到大师傅又把饼拿起来,从中间一戳,呼啦啦一下子,一圈一圈的,小油旋就变成了小锥形,好像个陀螺。这一刹那,很是惊艳!在看过了这一整套的做饼流程之后,你才真正明白为什么油旋要趁热吃。

看到这些,忍不住跟大师傅攀谈起来,这么有名气的小店为什么不把店面做大,大师傅说他现在就开了两家店,相隔不过一条街,每个店都是自己亲自打理。他最担心的就是怕油旋的口味儿有变化,但是,如果谁愿意学,他也乐于把手艺教给别人。不过,“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干,我自己的孩子都手把手教会了,但是他们有自己的事情忙,现在就怕往后的游客来吃都找不到了!”大师傅一边做饼,一边忍不住感叹。

捧着刚出锅的油旋,忍不住咬一口,外焦里嫩,香、软、酥。季老说得一点儿也没错!不过,如何更好地传承像油旋这样地道的老济南风味小吃,也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话题。

烛窗心影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是陈忠实任《白鹿原》扉页上引用的巴尔扎克的一句话,为什么是秘史?因为小说写的是世道人心,最能呈现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最能表现人们在面对生活问题时的所思所想,而真正的历史,正隐藏在人心的微妙波动中。长篇小说区别于中、短篇小说的不仅在于篇幅巨大,还在于它所塑造的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可以最大限度地将一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容纳进来。由此,我们经由长篇小说,可以窥知时代生活的不同侧面,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和人心的变动。

从柳青的《创业史》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再到刘慈欣的《三体》,我们感受到不同的时代氛围。在《创业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民如何克服了传统思维的惯性,艰难地走上了合作化道路,在梁生宝这个“新人”身上,有着带领村人共同致富的坚定理想。但是在《平凡的世界》中,时代氛围已经发生了变化,吸引孙少平、孙少安的已不是远方的理想,而是“个人奋斗”,在他们身上展现出来的吃苦耐劳的品质和积极上进的精神,在今天仍能打动无数读者的心。刘慈欣《三体》中的中国人,已不是近代以来我们习见的落后者、追赶者形象,而是有着东方智慧的现代中国人,这也可以映射出中国在世界格局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人可以作为人类的代表参与宇宙事物,中国人有能力想象与规划自己的未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时代精神的折射。

近40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乡村的变化尤为剧烈。格非的《望春风》以故乡的消失为切入点,重新梳理了中国乡村百年来的历史,在这新一轮的巨变之中,原来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大事——土改、合作化、土地承包等都黯然失色,新的巨变使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消失,处于城镇化过程中的村民将走向何处?在百年巨变的节点上,回望百年乡村,沉重的乡愁成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付秀莹的《陌上》描述乡村日常生活,在男女的情感纠葛中融入对历史与时代的观察与思考,现在的乡村已不是昔日的乡村,伴随着资本的进入,传统的伦理道德正在解体,人们的生活正在以金钱为中心重新组织起来,由此传统人际关系中温情脉脉的一面逐渐失落,凋零。世道人心正在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而在刘继明的《人境》中,乡村呈现出了理想主义的一面,小说的主人公怀抱重走合作化道路的理想走入乡村,试图带领村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但是他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如何实现知识上的突围构成了小说的重要冲突。贾平凹的《古炉》《带灯》《极花》写了他对不同时期乡村的观察与思考,在他的笔下,中国乡村呈现出了古朴而寥落的风貌,乡村中的故事越来越尖锐,但他却怀着一颗有情之心在关注与思考着中国乡村。近年来关于“乡村文明”终结的讨论在理论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步伐加快,传统中国的乡村以及乡村的人际关系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中国文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将会走向何处,中国文化在现代化之后如何保持“中国性”,或者说作为中国人,我们该以何为支点重建整体的生活秩序?这涉及中国文化的根本性问题,也涉及每一个中国人。但无论如何,关于乡村的小说仍将不绝如缕,不断为我们刻画出这一进程中中国人复杂独特的体验、感受与思考。

乡村在变化,城市也在发生变化。在石一枫的《心灵外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变化内在的一面,小说中的“我大姨妈”在1980年代迷恋气功,在1990年代陷入了传销的陷阱,在新世纪又进入了一种宗教式的迷狂,在她个人的精神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内心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摇摆。在路内的《慈悲》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工人半个世纪的生活史与心灵史,现实中发生的社会事件被内化,被精神化,小说便不再仅仅是社会问题小说,由此展现出更加丰富的面向,也让我们更深刻地感知到时代的精神重

文艺评论

长篇小说与我们的时代生活

□ 李云雷

量。中国的城市小说一向并不发达,如果以西方文学的视角来观察,我们的作家很少写出城市小说的“新感觉”“新体验”,但我们不必以西方文学的标准来规范,中国城市化的经验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高铁已经领先于世界,我们的移动支付也已经领先于世界,这意味着中国人的时空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意味着我们在最早发明纸币之后也可能最早终结纸币,纸币1000多年的历史有可能在我们手上终结。不仅如此,现在学术界在讨论“后人类时代”的问题,在人工智能等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如何定义“人类”已成为重要的挑战,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思维和传统都必将发生变化,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观念,在城市生活中发掘出诗意。

长篇小说已经成为当今最为繁盛的文体,每年有近5000部长篇小说出版,充分显示了作家们的创造力,但相比之下,真正的精品却并不多,尤其是青年作家尚缺少力作证明自己,现在的青年作家更多是以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来展开创作,比较容易忽略生活的历史性变化。仅就日常生活经验而言,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现在的生活经验跟10年前不同,跟20年前也不同,其中有很多历史性的变化,作家应该把这些不同的经验与感触,都融纳到作品当中来。另外,作家只是社会的一分子,他的生活经验与别人的生活经验也不一样,跟别的社会阶层也不同,作为一个作家,要能够理解别人的生活,理解别人的内心,理解别人的世界,这需要具有一种特别的能力。作家既需要个人的生活经验,也需要突破这个局限。现在很多作家没有在这方面去努力,缺乏一种宏观的、独特的对世界的理解。当然也有一些青年作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正在努力作出调整,他们在经历这个时代的时候努力留下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并将他们的思考升华为一个艺术的世界,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长篇小说的重要性之所在。